

零距离

中国散文学会 推荐

学林出版社

名家笔下的灵性文字

致師長



中国散文学会 推荐

零距离

名家笔下的灵性文字

致師長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师长/红孩主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5
(“零距离:名家笔下的灵性文字”大型散文系列丛书)
ISBN 7-80730-104-X

I. 致... II. 红...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966 号

“零距离——名家笔下的灵性文字”大型散文系列丛书

致师长



策 划——魏心宏

主 编——红 孩

责任编辑——乐惟清

特约编辑——唐发饶

封面设计——闵 敏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照 排——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2

字 数——31 万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书 号——ISBN 7-80730-104-X/I·24

定 价——22.00 元

前 言

情感,是人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是人因为客体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主观体验。它源于欲,生于感,至于情,甚至渗入了理。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或追求某种社会性目标的过程中被诱发出来的带理性的情感经验,形成人的社会性情感,具体表现为推己及人,即能把情感移向社会,推广到社会。古往今来,人们对于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产生了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情感,这些情感又具有共通性,甚至模式。

抒情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因。刘勰《文心雕龙》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古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发而为文,则可以咏,可以觞,可以兴观群怨,从而产生了我国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篇章。成功的作品在于能以新颖的方式表达出独特的情感,相比较于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是最适合抒发情感的文体。今天,当我们面对朱自清的《背影》、鲁迅的《藤野先生》、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面对冰心的《寄小读者》、巴金的《怀念萧珊》、

郁达夫的《故都的秋》等文章时，总能感觉到这些优秀的散文都以其各自的方式和饱含的情感打动着我们的心。

因此，我们策划组织了这套“零距离——名家笔下的灵性文字”大型散文系列丛书，以大致相同的描述对象将作家们特色各异的情感表述分门别类，以期传达出人类对于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不同事物的情感，也可用以比较面对同一客体时各位作家不同的情感表达与写作风格。

“零距离”散文系列丛书共分两编十卷，三百万字，其中“社会编”包括《致父母》、《致师长》、《致爱人》、《致友人》、《致孩子》五卷；“自然编”包括《致大海》、《致高山》、《致森林》、《致小鸟》、《致故乡》五卷。在每一卷题材的划分上，我们都作了较大的延伸，如《致大海》，除了大海，还含有江、河、湖、潭、溪，只要和水联系在一起就一并收入。再如《致爱人》，爱人不单指夫妻双方，还包括恋人、情人。在每一卷的具体内容选择上，我们不仅考虑作家的代表性，还考虑所写对象的多样性，比如《致小鸟》，我们尽可能地实现百位作家写百篇动物。同样，在《致大海》、《致高山》等卷中也大致体现了这样的想法。

我们提倡作家写灵性散文，其核心就是作家要用简练朴实的语言来书写对自然、对人生的感悟与热爱。收入本丛书的散文都是这方面最为优秀的作品，我们称之为“美文”——一种人们之间相互传达情感的特殊文体。我们相信，它不仅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还给人以精神的陶冶，情感的熏陶。对于青少年来说，这是成长中人生教育的重要一环；对于成年人而言，也可以相互勉励，相互慰藉。文学一直在发展，而人类的情感却永恒。我们希望，本丛书所传达的美好情感能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我们也希望，永恒和共通的人类情感能使本丛书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目 录

现 代 作 家

韦君宜 / 不能忘记的老师	3
文洁若 / 我的日语启蒙老师海卓子	8
巴 金 / 怀念鲁迅先生	13
艾 青 / 忆白石老人	17
冰 心 / 我的老师	23
吴组缃 / 清风明月 高山流水	26
何其芳 / 老人	29
张中行 / 叶圣陶	34
陆 蠡 / 私塾师	40
徐中玉 / 大学时代我的老师们	47
萧 红 / 回忆鲁迅先生	54
梁实秋 /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57
鲁 迅 / 藤野先生	61
谢冰莹 / 我认识的亚子先生	66
臧克家 / 老哥哥	70
蹇先艾 / 茅店塾师	75

当 代 作 家

门瑞瑜 / 榕树常青	81
马 力 / 学人之风	85
马步升 / 雪地上的火焰	90
王本道 / 记我的一位老师	97

王安忆 / 怀念萧军先生	102
王 蒙 / 华老师,你在哪儿	105
牛 犇 / 地理老师	109
卞毓方 / 北大三老	112
石 英 / 没有忘记的历史课	117
石 河 / 烛光里的思念	121
石 湾 / 作家里的乡亲	125
卢 杨 / 那一年爷爷放声歌唱	132
叶 辛 / 我所认识的蹇老	135
冯小涓 / 生命的依托	141
曲力秋 / 朱镕基告别清华大学	147
朱梦夕 / 村长一家人	153
米 诤 / 还有什么比怀里揣着一个酒瓶更为高尚	161
红 孩 / 浩然是我师	167
吴泰昌 / 听朱光潜先生闲谈	171
余光中 / 文章与前额并高	181
宋含露 / 剪影	187
宋晓杰 / 愤怒的亲情	191
张守仁 / 旅伴素描	195
张艳茜 / 忧郁的小提琴声	204
张曼菱 / 世纪末的怀念	213
陆文夫 / 我的塾师	218
阿 丹 / 谁是那只“蝴蝶”	223
陈建功 / 我作哀章泪凄怆	228
陈思和 / 朱东润先生	232
陈德富 / 戏痴	236
林 非 / 怀念方令孺老师	242
周 明 / 王炳南回故乡	248

周晓枫 / 小荷	254
郑荣来 / 求过冰心四件事	262
祝红蕾 / 我暗恋过的老师	267
赵丽宏 / 师母	271
胡昭穆 / 语文老师	274
聂卫平 / 邓老爷子	278
贾平凹 / 念蒙万夫老师	283
铁 凝 /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285
徐开垒 / 纪念沈尹默先生	288
徐 刚 / 遥想艾青	294
徐 鲁 / 华老师	302
殷健灵 / 表达空白	308
唐 涓 / 我的罗语老师们	312
资华筠 / “我再来!”永远回响着	317
黄蓓佳 / 敬礼,白桦树	320
黄霞君 / 走近亚老	327
萌 娘 / 秋天的钟	332
梅 洁 / 鹏远老师	338
梁晓声 / 致老师	343
韩少华 / 老师窗内的灯光	349
雁 声 / 阳光下,给自己留一个位置	354
楼肇明 / 大雁的驿站	358

外国作家

[韩国] 李美爱 / 奶奶的手	363
[加拿大] 依 旭 / 沈从文大哭	365
[美国] 莫马迪 / 通向雨山之路	367

零距离

名家笔下的
灵性文字



现代作家

不能忘记的老师

人不能忘记真正影响过自己的人。

我写过好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包括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田聰是影响我最大的老师，他是南开的，但是南开却不记得他。那些有功于学校的老教师名单里没有他。

他是在我进高中一年级时，到南开教书的，教国文。人很矮，又年轻。第一次进教室，我们这群女孩子起立敬礼之后，有人就轻轻地说：“田先生，您是……”他毫不踌躇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了“田聰，燕京大学文学士”几个字作为自我介绍，接着就讲课了。

他出的第一个作文题是《一九三一年的中国大水灾》。我刚刚学发议论，刚做好交上去，“九一八”就爆发了。他又出了第二个题，没有具体题目，要我们想想，“写最近的大事”。于是我写了一篇《日祸记闻》（我找了报纸，费了很大劲），田先生只点点头说：“写听来的事，也就这样了。”他要求的当然比这高。

我们有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同时允许教师另外编选。田先生就开始给我们讲上海左翼的作品：丁玲主编的《北斗》，周起应（周扬）编的《文学月报》，然后开始介绍鲁迅，介绍鲁迅所推荐的苏联



作品《毁灭》，还有《士敏土》、《新俄学生日记》等等。他讲到这些书，不是完全当文学作品来讲的。讲到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时，他说：“现在的女孩子做人应当像章秋柳、孙舞阳那样开放些。当然，不必像那样浪漫了。”

我是个十分老实的学生，看了左翼的书，一下子还不能吃进去。有的同学就开始写开放的文章了，记得比我高一级的姚念媛，按着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路子，写了一篇《丽嘉日记》。我们班的杨纫琪写了篇《论三个摩登女性》，都受到田先生赞赏，后来发表在南开女中月刊上。我的国文课（包括作文）一向在班上算优秀的，可是到了这时，我明白自己是落后，不如人了。

田先生越讲越深，他给我们讲了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我才十六岁，实在听不大懂，可是我仔细听，记下来，不懂也记下来。半懂不懂的读后感都记在笔记本上了，交给田先生。他看了，没有往我的本子上批什么，只是在发本子的时候告诉我：“写 note 不要这样写法。”还告诉我，读了高尔基，再读托尔斯泰，读契诃夫吧。田先生对于我，是当作一个好孩子的吧。他在我的一篇作文上批过“妙极，何不写点小说”。可是他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学业之外的话。

在教书中间，他和男中的另外两位进步教师万曼、戴南冠共同创办了一个小文学刊物，叫《四月》，同学们差不多都买来看了。我看了几篇。终于明白田先生写的文章和我相差一大截。我是孩子，孩子写得再好也是孩子，我必须学会像田先生那样用成人的头脑来思考。

到高中二年级，田先生教二年级甲组，我被分到乙组，不能常听田先生的课了，但是甲组许多情况还是知道的。田先生常叫她们把教室里的课桌搬开，废除先生讲学生听的方式，把椅子搬成一组一组的，大家分组讨论，教室里显得格外生动有趣。后来她们班的毛楣同学当选了女中校刊的主编，把校刊办得活跃起来了。开始时是谈文学，谈得很像那么一回事，估计是田先生指导的。到后来她们越谈越厉害，先对学校的一些措施写文章批评，后对天津市内的（当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形势嬉笑怒骂，直至写文章响应市内工厂的罢

工,鼓动工人们“起来啊,起来”。闹得学校当局再也忍不住了(再这么下去,学校也没法存在了),把毛榭她们三个活跃分子开除了。同时,他们认为是田骢他们三个教师在背后煽动的,把三个教师解了聘。

我看不出田先生在这里边起了什么作用,只是对他的离职惋惜不已。我刚刚对田先生教给的左翼文学尝到一点味儿,还只知看看,还没想到自己动手干。但是已经不用田先生把着手告诉怎么找书了,已经会自己去找书看,会自己去订阅杂志了。我刚抬脚,还不会起步。

已被开除的先进分子毛榭跟我谈起田先生,她说:“作为教书的教师,他是个好教师。可是,要作为朋友,他并不怎么样。”那时候我还不不懂田先生怎么又成了她的“朋友”。后来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她那时已经是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了,田先生么,该是她的“朋友”,即同志,实际上女中的活动就是她们地下组织的活动,并不是一个教师煽动的,学校当局也没有弄清。我太幼稚,没有资格要求田先生做我的“朋友”,但是我由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女孩成为知道一点文学和社会生活的青年,的确得感谢田先生,他是我的好老师。

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想着田先生。后来只在一个讲教学的刊物上见过田先生的名字,在河南一个文学刊物上见过万曼先生的名字,再就没有消息了。我总在猜测,他们几位大概进入文学界了。想起他们,我老是以为他们不会湮没无闻的。常想着将来能再见。

后来,一直过了二十多年,国家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也已经成了中年人,被调进了作家协会。对于文学知道还不算多,该接受的教训倒学会了不少。从前对于文学那股热劲也消磨得差不多了。有一天,在作家协会的《文艺学习》编辑部里,忽然说有一个姓田的先生来了,在公共会客室正等着我。我进门一怔,简直认不清了,但是马上又认得了,竟是田先生。他很客气地说知道我在这里,他来是想请我到他们学校去作一次报告,就是讲一次文学课。

原来这几十年他还在教书,仔细一问,在石油勘探学校里教文



不能忘记的老师



学。没有想到，怎么会在石油学校去教文学？要知道我现在已经属于文艺界了，而文艺界那个气氛人们都知道。我怎么敢到外边去乱吹，讲文学？

“田先生，我……我……”我简直说不上来。只好吞吞吐吐回答：“我怎么能到您那里去讲文学？您还是我老师。”

田先生却痛快地说：“怎么不能啊！青出于蓝嘛。”

我没法，只能说：“我没有学好，给老师丢丑……而且……而且您看，我肚子这么大了。”那时我正怀着孕。他没法勉强。这次会见，就这么简单地结束。我一面谈着话，一面心里就猜，田先生大概这些年还保持着年轻对于文艺界的美好幻想。而且看见《文艺学习》刊物上我的名字。就以为我已经踏进了那个美好幻想里，所以来找我，叫我千言万语也说不清。但是我敬仰的田先生，领着我们敲左翼文学大门的先生，怎么能湮没呢？他的功劳怎么没人提起呢？

后来我曾经想请田先生参加作协举办的文学活动，但是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题目。后来呢，又过了一阵，文艺界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田先生忽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一向佩服诗人艾青，想必我会认识艾青，请我给介绍介绍。那些天，正好是艾青同志倒霉挨骂的时候，我刚刚参加过批判艾青的内部会议。还在艾青同志屋里听他诉过苦，这怎么答复啊？属于“外行”的田先生，哪里会明白这些内情，我这个做学生的，又怎好贸然把这些话告诉田先生。紧接着是批判《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风，直到批右派，我自己也被送下乡，刊物也关门了。田先生幸喜与诸事无关，就不必多谈了。

我竟然无法答报师恩，竟然无法告诉他：“田先生，你落后了，做学生的要来告诉你文学是怎么回事了。”这是胡扯，他不是落后，我想他还是和从前一样，把左翼文学园地看作一块纯洁光明的花园，这对于他来说，其实是幸福的。他仍然是忠于自己事业的老教师，并没有人掐着他的脖子叫他怎样讲文学。当然，紧接着文艺界这些不幸，这样关心文学事业的田先生，不会一直听不见看不见。不幸的是我，不能再和他细谈。

我默默不能赞一辞，竟眼看着我本以为应当光华四射的老师终于湮没。我胡思乱想，整夜睡不着，有时想，真不如那时候田先生不教我，不让我知道什么左翼文学，早没有这位先生多好。有时候又想起十六岁的时候，这位影响我最深的先生，我怎能忘掉。

到现在我来提笔怀念田先生，是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时候了，可是算一算他该已八十几岁，谁知道还在不在人世啊。



不能忘记的老师

我的日语启蒙老师海卓子

1934年7月初到日本时，我们语言不通，父亲便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来教我们日语。她名叫海卓子，是附近麻布幼儿园的保育员，一位好脾气有耐性的日本女子。她不谙华语，所以只能采取直接教授法。她的教学得法，半年后四姐和我双双渡过语言关，分别插班入麻布小学一年级和三年级。日本学校一学年分三个学期，那已是最末一个学期了，4月1日升了班。

我们上学后，家里又添了一位家庭教师。他姓今野，是专门开补习学校的，每晚来两小时。父亲请海卓子改教大姐、三姐和母亲。姐姐们忙着在圣心女子学院攻读英文，根本抽不出时间。母亲已四十开外，学外语确实有困难。

不过我们都很喜欢这位好脾气的日本大姐姐，只要她来了，便一拥而上，听她讲故事，跟她学儿歌。姐姐们背后念叨，教大人也罢，教孩子也罢，反正没有让她白跑就行了。

朴弟和概弟也分别进了麻布幼儿园的梅班（大班）和桃班（中班）。由于海先生正好负责梅班，关于幼儿教育，经常和父亲联系。再过一年，朴弟进了小学，概弟又升到她那班。幼儿园是附属于小学

的，就在校园后身，一天，有个中国孩子撒起野来，大闹幼儿园，把全校师生都惊动了。我也跑去看，只见那个孩子满脸的鼻涕眼泪，海先生正在拢着他。他把海先生的和服前襟和袖子哭湿了，还打了她嘴巴。我已忘掉那一次是怎么收场的了，只记得海先生始终笑容满面，细声细气地哄劝着他。

海卓子从少女时代起就有了个人事业。在教育受到重视的日本，作为儿童教育家，她获得了整个社会的尊重。

1936年东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日本法西斯军人武装政变事件），我们举家于当年7月回到北平。一年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那以后，海先生的音信也断绝了。

1985年6月，我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身份访日。初抵东京，研究工作太忙，抽不出身来。转年4月，我才打听出海先生的电话号码，给她打了个电话。

我劈头就问：“您是海先生吗？您记不记得30年代有一家姓文的中国人，四个孩子在麻布小学念过书？”

“当然记得喽！你是第几个？”

话筒中传来了海先生那清脆兴奋的声音，完全听不出讲话的是位老人。

“我是女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她一叠连声地问道：“哦，是那个一年级娃娃呀！你弟弟朴君好吗？概君呢？你大姐、三姐、四姐好吗？令尊令堂呢？”

多好的记忆啊！我把家里人的情况逐个儿说个清楚。

我原计划半个月后去参加麻布小学成立一百十周年纪念，估计她也去，就约她在会场上碰头。但是不！她说那太晚了，她要及早和我见面。

4月25日我刚好要到港区的国际文化会馆去听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的讲话，便约定那天上午十一点到白金台幼儿园去看她，当时她是那所私立幼儿园的园长。

说也怪，我老远就一眼认出在院子里用洋铁桶接自来水的老太



我的日语启蒙老师海卓子